



名家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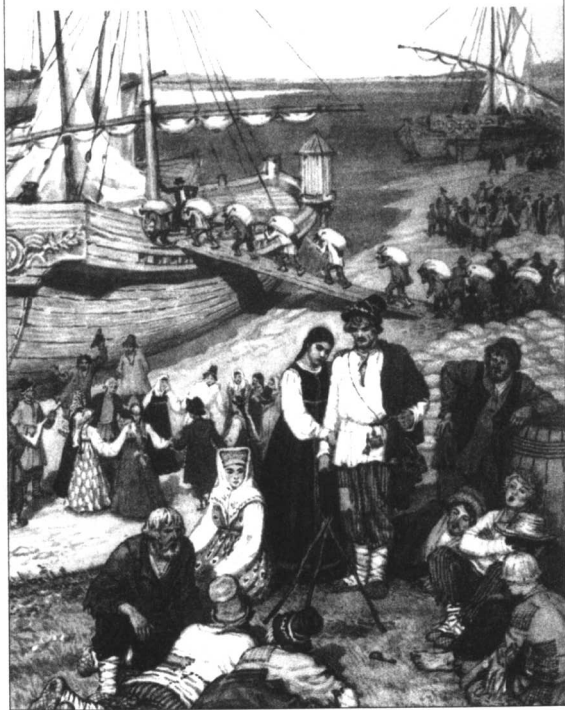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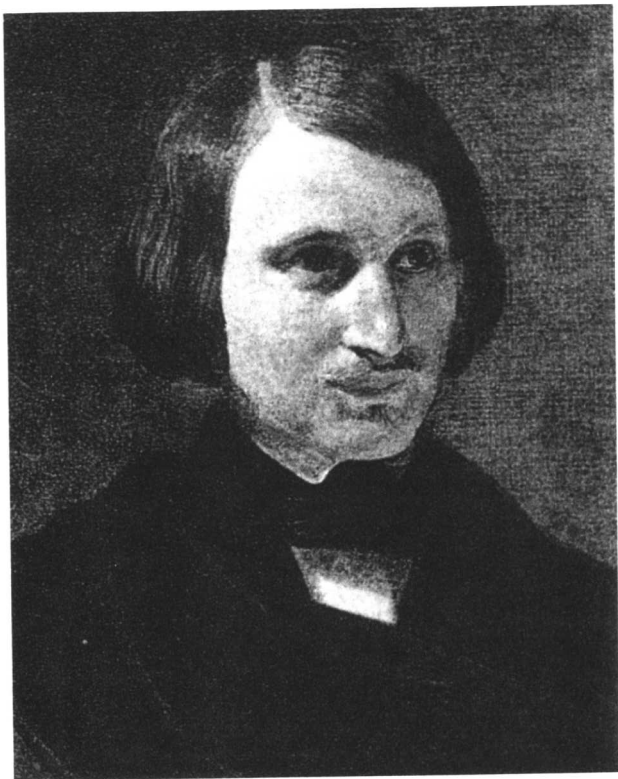
死魂灵

俄〉果戈理／著 郑海凌／译

全译插图本



中国戏剧出版社



果戈理像

作为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果戈理于1809年4月出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爱好文学，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1831年9月发表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赢得普希金的赞誉。此后又陆续创作出版了《塔拉斯·布尔巴》、《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外套》、《涅瓦大街》等一系列小说，巩固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1836年发表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其幽默的笔调和有力的讽刺手法，使俄国的喜剧艺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而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当局的猛烈攻击，被迫出国，开始长达6年的侨居生活。1842年初，《死魂灵》一经问世，便“震撼了整个俄罗斯”，成为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的重要标志。别林斯基称其为继普希金之后的“文坛盟主”、“诗人的魁首”。而整个40年代的俄国文学也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为“果戈理时期”。

译 本 序

郑海凌

《死魂灵》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奇书。即便没有读过果戈理作品的人，往往也知道《死魂灵》这部小说。可是读过《死魂灵》的人，却不见得每个人都完全读懂了这部作品。就是读不懂这部作品的人，往往也会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和震撼，惊叹幽默大师果戈理的艺术才能。的确，果戈理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复杂而又古怪的天才，《死魂灵》则是这位天才作家的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

1842年5月，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卷奇迹般地出版了。单凭这半部《死魂灵》，果戈理就震动了俄国文坛，乃至震撼了整个俄国。当然，《死魂灵》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更多的是给作家带来烦恼，招致诽谤、谩骂和围攻。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谈到果戈理当时所遭遇的古怪命运时曾写道：崇拜果戈理的人不敢把他视为伟大作家，承认他的天才的人，不是狂热地爱他，就是对他恨之入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逝世以后。据同时代人回忆，在果戈理逝世后不久，作家屠格涅夫曾在《莫斯科新闻》上发表一篇短文，称果戈理是伟大的作家。为此，屠格涅夫被关进警察局的拘留所，蹲了两个星期班房。可见当时的沙皇当局对果戈理仇恨之深。

不过历史总是公正的。一百多年来，果戈理的《死魂灵》成为

世界各国读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果戈理和他的作品能够震动俄国文坛乃至震动整个俄国，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在果戈理生活和创作的时候，正是俄国封建农奴制走向瓦解，资本主义逐渐兴起的时代。这时的俄国社会，新与旧，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地发生着激烈的撞击和裂变。1812年俄国战胜拿破仑的入侵，唤起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社会自觉，俄国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分化，进步的贵族革命势力迫切要求改革俄国社会。于是1825年12月爆发了著名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被镇压后，俄国社会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沙皇当局的神经也变得更加敏感，更加脆弱，它一方面加强了专制政权的统治，同时强化了书刊检查制度，御用文人和反动势力更加猖狂。

当时的俄国文坛，流派甚多。在果戈理出现之前，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先后占据着俄国文学的主流地位。普希金开现实主义之先河，创作了《别尔金小说集》和《杜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等小说。果戈理比普希金稍晚一些登上俄国文坛，他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同时又开辟了俄国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成为俄国写实派的一代宗师。他在题材上不追求奇险怪僻，也不在文字上缕金错彩，而是用饱含爱憎感情的笔触，如实反映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因此，他的作品在当时和以后数十年间成为进步力量反对农奴制的一个有力武器。

二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5月4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城附近的乡村里。他本来姓果戈理-亚诺夫斯基，祖上有波兰血统。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早年曾在邮电部门供职，当过八品文官，后辞去公职，在乡下当地主，并喜好写作，曾用乌克兰文和俄文写诗和喜剧。果戈理自幼爱好文

学，在涅仁中学读书时，他已博览群书，并积极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曾扮演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中的主角。1828年，果戈理中学毕业后，满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去往京城彼得堡，希望得到一官半职，结果连连碰壁，几经周折才谋到一个缮写员的差事。这期间，果戈理亲身体验了小公务员和下层官吏生活的艰辛，地位的低下，目睹达官贵人的骄奢淫逸和俄国官场的黑暗腐败。这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后来，果戈理当过中学教师、彼得堡大学的副教授。1838年辞去公职，专事创作。

果戈理的成名作是1831年9月出版的《狄康卡近乡夜话》。这是一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集，情节多取材于乌克兰民间故事。果戈理以优美、清新且富有幽默的笔调讴歌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勇敢和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这部小说集曾得到普希金的称赞和别林斯基的好评。此后，果戈理创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其中《塔拉斯·布尔巴》、《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外套》、《涅瓦大街》等，被后代人誉为世界中短篇小说的名篇。果戈理这一时期的作品，已显示出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同时流露出他对“小人物”的深切的同情。当时的书刊检查机关对果戈理的作品检查极严，常常要删去许多抨击官府的字句。例如，短篇小说《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在发表时，果戈理不得不在正文前面加上一句声明：“这篇小说里所描写的事件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年代。并且，完全是向壁虚构的。”1836年，果戈理创作的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刺激了反动当局的敏感神经。剧本写一个落魄的花花公子路过某城，被一帮贪官污吏当成京城里来私访的钦差大臣而闹出大笑话。愚蠢的官吏们听说“钦差大臣”驾到，无不惊慌万状，人人自危，害怕自己的劣迹败露。于是以市长为首的贪官们便对这位假钦差百般讨好，甚至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向他献媚，丑态百出。《钦差大臣》在彼得堡公演后，沙皇当局和反动文人对果戈理进行围攻。当时果戈理在给《钦差大臣》的主要演员谢普金的信中写道：“官吏们大喊大叫，说我胆敢冒犯国家公职人员，简直是目无神圣。警察反对我，商人反对我，文学家反对我……我现在才明白，

作为一个喜剧作家是什么滋味。只要有一点真实的影子，人家就会攻击你，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阶层……”

三

果戈理因《钦差大臣》的公演得罪政府，屡屡遭到反动文人的诽谤和攻击。他思想苦闷，精神忧郁，并且患了严重的肠胃病。他决定到国外去休养一段时间。1836年6月，果戈理出国游历，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侨居生活。《死魂灵》第一卷是在国外写成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持续了7年，果戈理为此倾注了全部心血。

《死魂灵》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什么呢？这部史诗里，果戈理用逼真而生动的文笔，展示了俄国农奴制下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当时俄国官场的真相。这在当时，是一般作家不敢干的事。据果戈理自己说，他“打算在这部小说里，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哪怕只反映一个侧面也好。”《死魂灵》以主人公乞乞科夫到外省购买死农奴为主线，展现了一个个地主老爷的丑陋猥琐、荒唐可笑的嘴脸，揭示了庸俗、贪婪而且卑鄙的贪官污吏的典型性格。《死魂灵》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作者运用奇妙的构思，从小说一开始就设置层层悬念，使得并不复杂的情节变得紧张曲折，各种事件纷至沓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直到第一卷结束时，读者才看见主人公的真面目。乞乞科夫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从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却练就一身逢迎拍马、见风使舵的本领，从中学时代就专心钻研骗术，并立志向上爬，一心要成为一个富裕的地主，追求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在学生时代，他巧妙地欺骗了老师，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走上社会以后，他巧妙地欺骗了上司——一个冷酷无情、生来不会笑的科长，从而自己当上了科长。此后又混入某城市的建设委员会，成为一名有职有权的人物，便大肆贪污，为自己营造了豪华的公馆，购置了漂亮的马车。但好景不长，贪污案败露，乞乞科夫成为阶下囚。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决心再次往上爬，又四处钻营，不久就钻进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关，当上一名海关

官员，并晋升为六品官。这时他伪装成一个铁面无私的缉私专家，骗取上司信任，便与走私团伙勾结，大发其财。不久又因为同伙之间内讧，再次落入法网。这次失败没能摧垮乞乞科夫的意志，他又从头做起，节衣缩食，清心寡欲，再次往上爬。在一次帮人办理典押农奴的手续时得到启发，他便想出一个妙计。俄国在农奴制时代，政府每隔7至10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地主要根枯农奴户籍名册上的农奴人数（女奴和孩子不计在内）向政府交纳人头税。登记在册的农奴死亡之后，地主要继续按活农奴为其纳税，直至下次人口登记时注销户口为止。乞乞科夫就钻这个空子，到地主那里去收购死农奴，然后当成活农奴典押给救济委员会，买空卖空，从中牟取暴利。《死魂灵》就是从乞乞科夫到某省城去结交权贵，以便为自己购买死农奴打通关节开篇的。

《死魂灵》着重刻画了地主和官吏两类人物。果戈理笔下的地主，各有各的特色，其生活嗜好、性格志趣各不相同，构成一个独特的地主形象的讽刺画廊。玛尼洛夫待人温和，多情善感，整天无所事事，热衷于和朋友谈论哲学；披着高雅绅士的外衣，实则是个空虚无聊、智力低下的寄生虫。柯罗鲍奇卡愚蠢守旧，缺乏教养，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是个因循守旧的守财奴。诺兹德廖夫是个无赖汉，爱撒谎，豪爽中夹带着厚颜无耻。索巴凯维奇粗鲁，贪婪，冷酷，从不说人好话，喜欢诋毁他人。“补丁老爷”普柳什金猥琐、吝啬，虽然拥有上千农奴，却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死魂灵》中的官吏几乎全是贪官污吏。果戈理是描写贪官污吏的高手，他往往只用一句话，或者顺便画上一笔，或者草草涂抹几笔，便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贪官污吏的灵魂和嘴脸。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果戈理不是写，而是画。他用洋溢着现实生活气息的生动画笔，为省城的贪官污吏们描画了一幅幅生动逼真的肖像。省长大人温文尔雅，善刺绣，爱宠物，却有一副强盗心肠，若给他一把刀，他会为了一点小钱去拦路抢劫。警察局长是全城百姓的“慈父”，实则是个巧取豪夺的大骗子；检察长不苟言笑，貌似公正廉洁，但在新任总督即将到任之际，竟担心自己的罪恶败露而吓得一命呜呼。

四

在俄国文学史上,像《死魂灵》这样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可说是绝无仅有。《死魂灵》所展现的俄国官场,腐败透顶,所有的官员都是卑鄙的坏蛋、骗子。像这样的作品,当时任何书刊检查机关都不会批准出版的。1841年9月,果戈理携带《死魂灵》手稿回国。当他把改定的手稿送到莫斯科书刊审查机构时,当即被否决。果戈理便请别林斯基帮忙,别林斯基把书稿带到彼得堡,托后门关系通过了书刊检查机构的审查,使这部作品得以与读者见面。应该说,《死魂灵》的出版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果戈理揭露和批判农奴制,同情受苦受难的广大农奴,却不主张取消农奴制。在政治态度上,他也是矛盾的,显得动摇不定。他的这一思想倾向,在《死魂灵》第二卷中得到充分的表露。在第二卷中,果戈理写了两个理想人物:柯斯坦若格洛和穆拉佐夫,一个是振兴农奴制的模范地主,另一个是千万富翁,笃信宗教,心地善良,是个普度众生的救世主。果戈理试图通过这两个人物描绘一幅地主和农奴共同富裕的美妙的图景。

1847年,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公开站到了保守的阵营一边。在这部书信选里,他对以往发表的揭露官场腐败和社会黑暗的作品表示公开的忏悔,承认自己对以前所写的全部作品都不满意。他公开声明:《死魂灵》“充满漏洞,时代错误,作者对许多事物显然一窍不通,有些地方甚至故意使用了侮辱性的冒犯的言辞”。对于来自反动文人的批评,他表示全部接受,称赞他们的许多意见是公正的,他还说,他生到世上来,决不是为了要在文学领域占一席之地,而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在果戈理生命的最后五年,他患着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贫病交加,已丧失了当年旺盛的创作激情,并陷入宗教狂热。1852年2月,他预感自己不久于人世,就向朋友亚·托尔斯泰伯爵(当时果戈理寄居在他家中)交待了后事,让伯爵把他的手稿拿走,等他死后

交给费拉列特总主教。当时伯爵不曾拿走他的手稿。2月11日深夜，果戈理亲手把《死魂灵》第二卷手稿扔进壁炉焚毁。焚稿十天后，果戈理就病逝了，年仅四十三岁。我们现在看到的《死魂灵》第二卷，是作家死后，由果戈理作品的发行人舍维廖夫清理他遗物时发现的草稿整理而成的。

果戈理终生没有结婚。同情和爱戴他的朋友和莫斯科的大学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果戈理的思想和创作复杂、多变，留下不少疑团，给后代学家留下了许多研究的余地。

五

在1936年，果戈理的这部长篇小说由鲁迅先生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文版译成汉语，初次定下《死魂灵》这个译名。近年我国学术界曾有人对《死魂灵》这个译名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的标题应译为《死农奴》。对于懂俄语的读者来说，这个问题也容易造成误会，因为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既可理解为死农奴，亦可理解为死魂灵。那么这部小说的名字究竟应译为什么呢？

要确定这部小说的译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原作者果戈理的本意。在俄语中，农奴和灵魂是一个同音词。应该说，在这部小说里，果戈理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双关语。乞乞科夫到处访问地主，去那里购买的是死农奴，而不是魂灵。然而，购买死农奴这件事本身是荒诞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果戈理正是利用这个耸人听闻的怪事，经过艺术加工，勾勒出小说的主线。乞乞科夫购买死农奴的丑事败露后，引起各界人士的猜疑。省城的大员们聚在警察局长家里，猜测乞乞科夫其人其事。这时，“死农奴”又被理解为“死魂灵”或者“死亡人口”。在本书第二卷里，当乞乞科夫向科施卡廖夫上校购买死农奴时，果戈理已明确使用“死魂灵”的概念。在小说的末尾，穆拉佐夫规劝乞乞科夫改邪归正时，要他不要老想着那些“死魂灵”，要多想想自己的活的灵魂。应该说，这

是果戈理的点题之笔。

俄国著名作家赫尔岑曾指出：“《死魂灵》这个标题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令人恐怖的东西。它不能赋以别样的名字；并非户籍名册上所有的才是死魂灵，这一切诺兹德廖夫们、玛尼洛夫们及其他人——这些都是死魂灵，我们到处可以碰见他们。”果戈理创作《死魂灵》，其意图之一是要指出地主阶级的没落，《死魂灵》一语双关，既指已死的农奴，同时又指灵魂已死的地主和龌龊邪佞之徒。由此可见，这部文学名著的标题译为《死魂灵》是较为恰切的。

《死魂灵》第二卷原文有多种版本，不同版本之间有较大的差异。本书是根据原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果戈理文集两卷本》翻译的。

1995年9月写于北京

主要人物表

- 乞乞科夫 书中的主人公，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从小没受过良好教育，却练就一身逢迎拍马、见风使舵的本领。他投机取巧，努力经营，一次次失败均未能摧垮其意志，直到最后事发而不可收拾，不得已逃之夭夭。
- 玛尼洛夫 地主。手执一长杆烟袋，衣着体面，待人热情，举止措词带着欲讨人喜欢，攀交情的阿谀谄媚劲儿。他不善经营，坐吃山空，用空谈和甜言蜜语装饰自己的空虚生活，是农奴制走向崩溃时期的典型人物。
- 柯罗鲍奇卡 一个没落的地主婆。是已故十品文官的妻子。为人贪婪、愚钝、狡猾而又迷信，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是个因循守旧的守财奴。
- 诺兹德廖夫 地主。脾气暴躁、放荡不羁，嗜赌成癖，豪爽中夹带着厚颜无耻，遇到问题动辄武力相加，经常惹是生非，且生性好撒谎捣乱。不过他在小说中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
- 索巴凯维奇 地主。此人身材魁梧，长相粗犷，活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熊。为人粗鲁、贪婪、冷酷、精明，从不说人好话，喜欢诋毁他人，是帝俄专制制度的支柱。
- 普柳什金 地主。一个十足的守财奴，非常吝啬，虽然拥有上千农奴，却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家存储的东

西堆积如山，几代人也用不完，面粉结了块，麻布变成灰，他却到大路上捡旧鞋底和破衣服，被称为“补丁老爷”。

省长

温文尔雅，善刺绣，爱宠物，却有一副强盗心肠，若给他一把刀，他会为了一点小钱去拦路抢劫。不过乞乞科夫一通逢迎拍马的骗术竟差点使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柯斯坦若格洛

庄园主。小说第二卷中推出的正面人物，不知是哪个民族的俄国人。他精明强干，懂得种田知识，善于管理，被称为“俄国从古至今第一个善于经营的人”，是振兴农奴制的模范地主，但他却反对新事物。在他的影响下，乞乞科夫一心想买一座庄园以发家致富。

穆拉佐夫

千万富翁。勤俭持家，笃信宗教，心地善良，是个普度众生的救世主，果戈理试图通过他和柯斯坦若格洛来描绘一幅地主和农奴共同富裕的和谐图景。

目 录

第一卷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7
第四章	60
第五章	91
第六章	114
第七章	137
第八章	159
第九章	182
第十章	201
第十一章	220
第二卷	251
第一章	253
第二章	283
第三章	294
第四章	329
结尾部分残存的一章	348
附录 回忆果戈理	383

第一卷

第一章

在省城 NN 市，这天，一家旅店的院子里，哗啦啦地驶进来一辆相当讲究的四轮轻便马车。一般说来，乘坐这种带弹簧底盘的小型马车的人，通常是些光棍汉，比如退伍中校，陆军上尉，拥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等等，总之一句话，全是那些被称之为中等绅士的人。坐在马车里的这位绅士，论长相虽说不是美男子，可也不算丑；不算胖，可也不算瘦；论年纪他不算老，可也不算很年轻。他抵达省城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省城里也不曾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在这家旅店对面的小饭馆门口，站着两个俄国乡下人，看见马车驶过来，两个人随便讨论了一些看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议论的多半是这辆马车，并不涉及坐在马车里的那位绅士。“你瞧，这马车轮子可真棒哟！”其中一个乡下人说，“要是去莫斯科，你看怎么样，它跑得到还是跑不到？”“跑得到，”另一个乡下人回答。“依我看，要是去喀山，恐怕就难说啦？”“去喀山恐怕不行。”另一个人答道。两人的谈话就此而止。还有，这马车驶到旅店大门口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小伙子。小伙子身着燕尾服，那服装的款式显然是想赶时髦，故意露出胸衣，胸衣的对襟用一枚土拉城出产的带青铜手枪形饰物的别针扣着，下身穿一条又瘦又短的白斜纹布裤子。年轻小伙子转过身来，朝马车望了望，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吹跑的帽子，继续走他的路。

马车驶进院子之后，立刻有一个旅店的侍者跑过来迎接客人。在俄国旅店里，通常把侍者唤作伙计。跑出来的这个伙计，活泼伶俐，伺候客人更是机敏异常，简直叫人来不及端详他那张脸是什么模样。他一溜风似的跑出来，手里拿着餐巾，只见他穿一件长长的仿锦缎面常礼服，个子很高，常礼服的衣领差不多顶到他的后脑勺。他把头发向后一甩，转眼之间，已经引领着绅士来到楼上，再

沿着一条木制长廊走去，领他去看看上帝恩赐予他的客房。这客房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客房，因为这旅店本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店，也就是说，这种旅店在省城里颇为常见。在这种旅店里，过路的客人只消花两个卢布，就可以得到一个房间，住上一昼夜。这种客房里难免蟑螂横行，看上去像黑李子干，爬满室内各个角落。房间里照例有一道门通往隔壁的客房，这道门又总是被一只五屉橱柜堵死。住在隔壁房间的客人，通常是沉默寡言，喜好安静，但却有一种古怪的好奇心，知道你初来乍到，不把你的来龙去脉打听明白他便睡不安心。这家旅店的外观与其内部倒也般配：这是一座长长的二层楼房，一层没有挂墙皮，赤裸着深红色的砖墙，砖头原本是有些破旧的，加之年深日久风吹雨淋，砖墙的颜色变得愈加灰暗；二层墙皮上涂着经久不变的黄漆；楼下是一排卖马鞭、绳索和刨子的店铺。在这排店铺的拐角处，有一家小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个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卖蜜水香茶的男人。此人赤红脸膛，那脸色与他身旁摆着的俄式红铜茶炊^①相差无几，倘若他不是长着乌黑油亮的大胡子，远远望去，还以为窗户里摆着两只大茶炊呢。

新来的绅士还在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手下人已把他的行李搬了进来：最先搬进来一只白皮箱，箱子已有些破旧，说明它并非初次用于旅行。白皮箱是马车夫谢里方和仆人彼得卢什卡抬进来的，谢里方矮矮的个子，穿一件没挂面儿的羊皮袄；彼得卢什卡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穿一件肥大的常礼服，显然是主人穿旧了赏给他的。这小伙子面相阴沉，看样子脾气很大，厚嘴唇，高大的鼻子。在皮箱之后，又搬进来一只带有精致的桦木镶嵌图案的红木小匣子，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裹在蓝纸包里的烤鸡。搬完行李之后，马车夫谢里方就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仆人彼得卢什卡开始在窄小的门厅里安置自己的住处。这门厅极为简陋，黑乎乎的，又暗又脏。他事先已把自己的外套扔在那里，所以门厅里弥漫着他身上所独有的特别的气味，后来他拿进来的一袋子仆人的各种衣物，也都沾染了这种气味。他就在这门厅里靠墙支一张三条

^① 俄国特有的一种茶炉，多为铜制品，上面有雕饰，外观很漂亮，内中烧炭火，颇似我国旧时铜制茶炉，但体积较小。